

院藏清代地方志修護淺探

陳烜宇

故宮典藏古「方志」達三千多部，除多數外觀、版式與其餘清宮廷舊藏大相逕庭外，其殘損程度相對來說亦較高，筆者因泛太平洋集團董事長潘思源先生贊助專案：「院藏善本古籍修護改善及修復人才培育計畫」，而得以針對嚴重殘損方志進行修復，在累積三部方志修復經驗後以為，古籍之修復方式需視其損傷現況而時時調整，又或許因為時間緊迫、經濟條件不佳等因素，出自地方刊修的方志類古籍，其刷印品質與裝幀工藝，實在無法與宮廷典籍相提並論。



三部方志刷印及裝幀工藝簡述

基本資料

此次修復之三部方志，分別是：康熙三十八年刊《體泉縣志》、乾隆四十九年刊《直隸邠州志》，以及乾隆五十年刊《三水縣志》。三者雖同屬古籍傳統形式，但

裝幀手法、版式與尺寸規格各有不同，為便於說明，先行表列三部方志基本資料（表一）：

按表一可見，三部方志的裝幀方式、版式互有差異，《體泉縣志》採清代常見的線裝，而不同時代刊修，同樣出自孫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之手，成書年

代也相當接近的《直隸邠州志》與《三水縣志》，除書籍外觀尺寸有所差別之外，其毛裝形式、版式、內文編排則極其相似，茲簡述如下。（圖一～四）

刷印及裝幀試述

傳統古籍的製作包含製版、刷印及裝



圖3 《三水縣志》內葉版式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2 《直隸邠州志》內葉版式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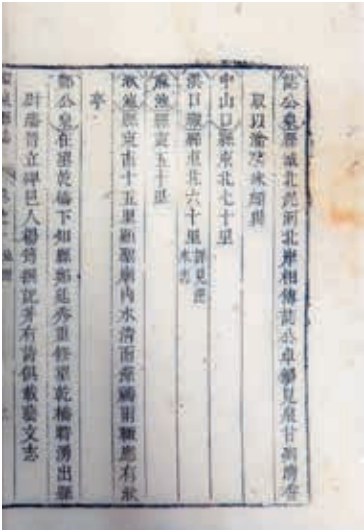


圖1 《醴泉縣誌》內葉版式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表一 方志基本資料

方志	修撰人	版本	冊數／卷數	書冊尺寸（高×寬×厚）
醴泉縣誌	裘陳珮修撰	康熙 38 年 西元 1699 年	4 冊／6 卷	冊 1 約 25.5×17.4×1.1 公分 冊 2 約 25.5×17.4×0.9 公分 冊 3 約 25.5×17.4×0.5 公分 冊 4 約 25.5×17.4×1.4 公分
				裝 幀 與 版 式
				四眼線裝，三單紙捻，版框高 21 公分，寬 14.7 公分，半葉 9 行，行 22 字，白口，單魚尾，烏絲欄，四周單邊。
方志	修撰人	版本	冊數／卷數	書冊尺寸（高×寬×厚）
直隸邠州志	王朝爵修 孫星衍撰	乾隆 49 年 西元 1784 年	4 冊／25 卷	冊 1 約 27.4×16.4×0.8 公分 冊 2 約 27.3×16.4×0.8 公分 冊 3 約 27.4×16.6×0.8 公分 冊 4 約 27.4×16.6×0.8 公分
				裝 幀 與 版 式
				毛裝，三處單紙捻，版框高 19.4 公分，寬 15 公分，半葉 12 行，行 24 字，大黑口，雙魚尾，烏絲欄，四周單邊。
方志	修撰人	版本	冊數／卷數	書冊尺寸（高×寬×厚）
三水縣志	葛德新修 孫星衍撰	乾隆 50 年 西元 1785 年	2 冊／12 卷	冊 1 約 26.1×17.3×1.5 公分 冊 2 約 26.0×17.1×1.5 公分
				裝 幀 與 版 式
				毛裝，二處雙紙捻，版框高 19.4 公分，寬 15 公分，半葉 12 行，行 24 字，大黑口，雙魚尾，烏絲欄，四周單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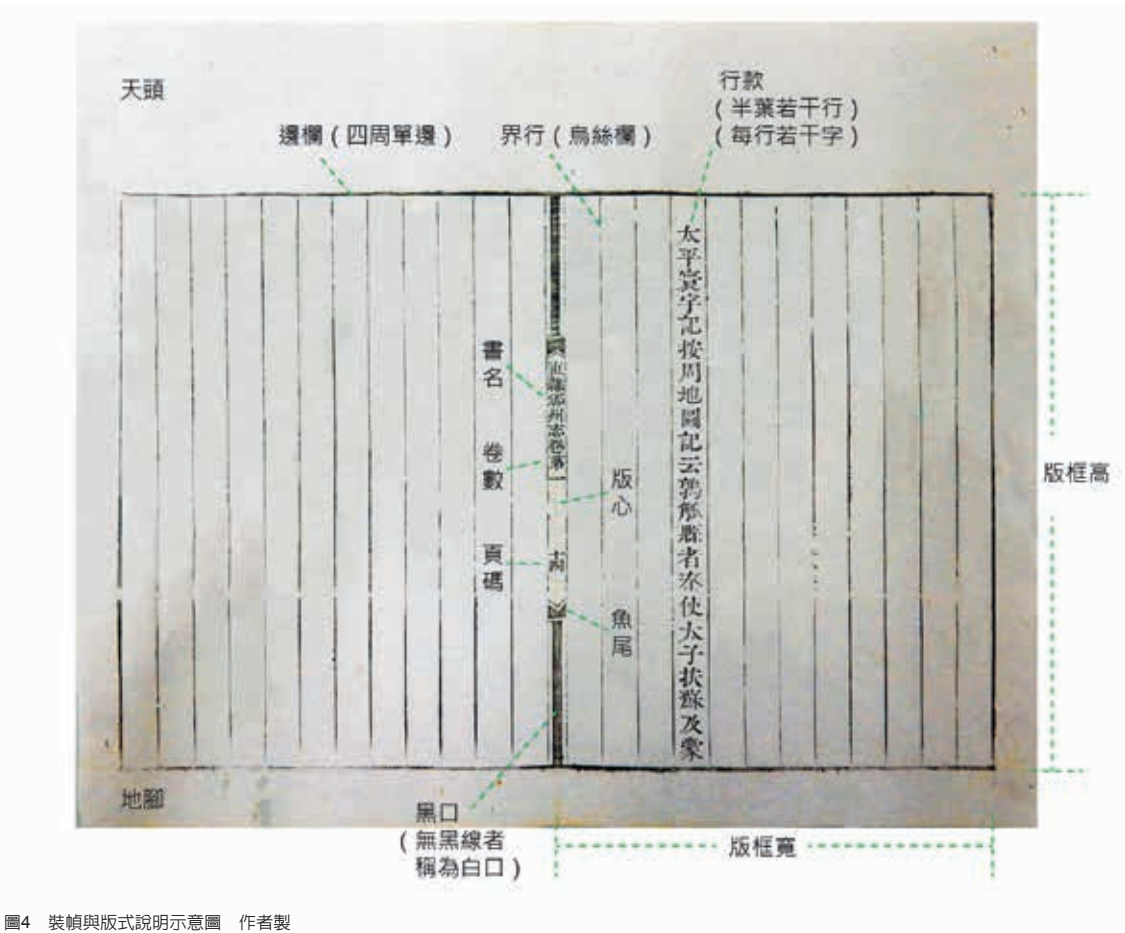


圖4 裝幀與版式說明示意圖 作者製

幀。製版分有「雕版」與「活字版」，「雕版」是以一塊木板雕刻一葉書面的文字或圖像；「活字版」則先取木頭或金屬製作許多不同的單一文字，再於書面大小的木框內排列組合所需內文而成印版。製版完成後，刷印前先用工具將印墨蘸上印版，隨後於版上覆蓋紙張以棕刷平刷紙背，使墨字轉印於紙上完成一葉書面，當集結多葉書面時即可裝幀成書。

按《醴泉縣誌》內葉中央顯現的木紋痕（圖五），以及《直隸邠州志》及《三水縣志》首葉「乾隆乙巳歲鵠」、「本衙藏版」（圖六）等語，可證三部方志皆採雕版方式製版，與一般刊印古籍並無不同，然其成書品質，相較於院藏其他宮廷刊印書籍，顯然粗糙許多。

以《醴泉縣誌》為例，書籍雖採線裝，但書衣以薄紙製作，相對於宮廷慣用的織錦書面，明顯遜色，更何況內葉紙張往往殘留紙料碎屑，文字沾墨濃淡不均、刷印暈染比比皆是，甚至在書葉紙背還能見到刷毛夾存（圖七），凡此種種，在在說明書籍產製過程之粗率。

再看《直隸邠州志》及《三水縣志》。此二志僅以紙捻固定，同樣也用薄紙作面，



圖10 《三水縣志》刻版勘誤，版心與葉末的卷數標示不一。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6 《三水縣志》葉首顯示雕版藏於縣衙中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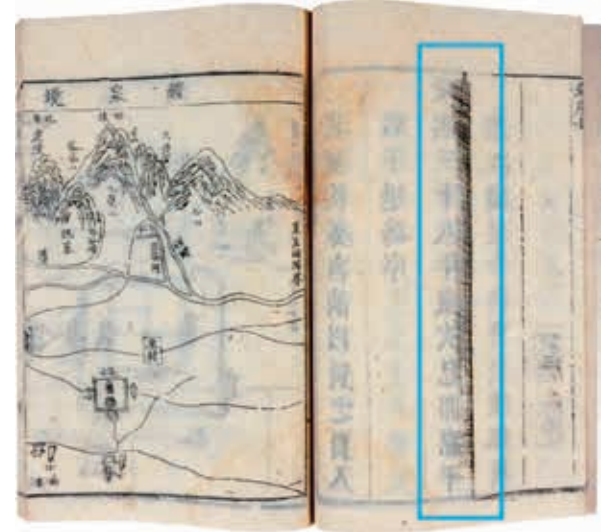


圖5 《醴泉縣誌》內葉末雕刻區域的木紋墨痕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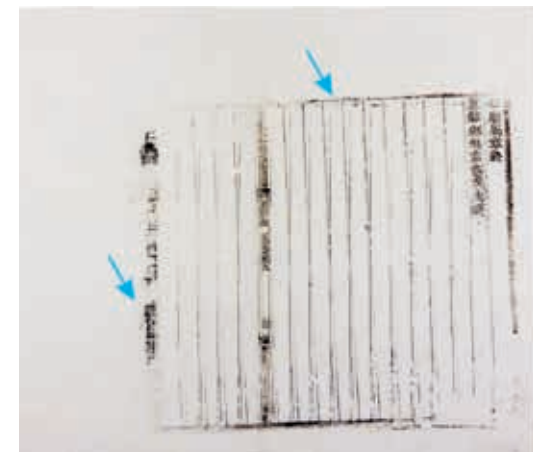


圖8 《直隸鄒州志》內葉界行與刷印因葉末無文字內容而省略雕刻與上墨，且刷印錯位出現疊影。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7 《醴泉縣誌》內葉紙背夾藏刷印工具之刷毛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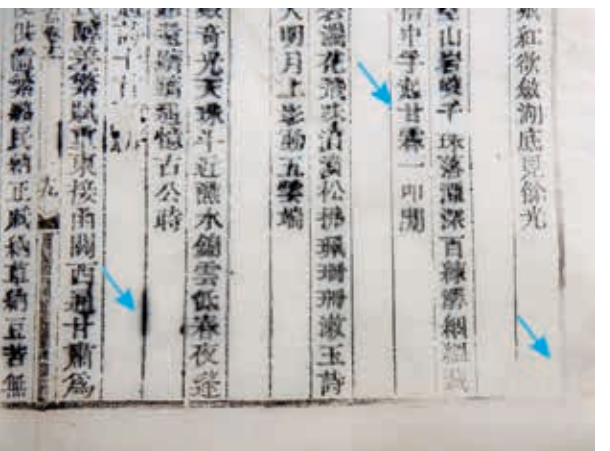


圖9 《直隸鄒州志》內葉上墨不良出現量墨與墨色不足，部分文字也因刷印不當使墨跡處紙張破損。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縣志》第十一卷葉末出現「卷十終」字樣，相對於版心卻顯示「卷十一」的情況，則說明誤刻以及校讎不精的事實。（圖十）

如上文，《直隸鄒州志》及《三水縣志》皆係星衍撰寫，而除了撰著者同一人外，兩地地點相近，刊刻年代亦僅隔一年，按說其裝幀及印刷風格應有一致性才對，奇怪的是兩志一採單紙捻，一採雙紙捻（圖十一），而書冊長寬尺寸比例也不相同，不禁令人懷疑，兩志是否為初刻初印？此疑問隨著修復工作的進行漸漸有了答案。

從《直隸鄒州志》內葉紙張受潮變形，以及書口版框墨線未有裝幀「齊欄」，外側四邊裁切不齊，內葉存破損後又經重裝裁切的痕跡等（圖十二），筆者推測，或許該書曾經因為紙張邊緣受潮破損而重裝，至於重裝年代從第四冊的道光時期新增插葉（圖十三），以及其中一內葉背面出現受裁切印章（圖十四），幾乎足以斷定，故宮典藏的這部《直隸鄒州志》根本就非乾隆四十九年原裝，而是在道光時期經補葉後再次裝幀成書。

與《直隸鄒州志》相較，《三水縣志》四邊齊整，書腦較寬，且依稀可見殘留黏貼護角痕跡（圖十五），是否說明該志可

今從《三水縣志》的脆化封面不難想像，志書用紙品質恐令人質疑。同樣的，不僅僅紙張，內文刷印一樣存在著疏漏，例如：內葉無文字處，未將印版上的格線完整雕刻即行印刷。刷印對位、用墨不良，力道不均，以致於紙張與印版接觸錯位而造成疊影（圖八），葉面墨線暈開或墨色不足，甚至刮破紙張等情況也在所有有（圖九），而從《直隸鄒州志》第三冊重覆卷十七第五葉，以及缺漏卷十七第六葉來看，同樣有著裝訂不夠嚴謹的問題。此外，《三水



圖14 《直隸邠州志》第四冊內葉邊角（書腦處）有印章，且印章邊緣遭重裝裁切掉。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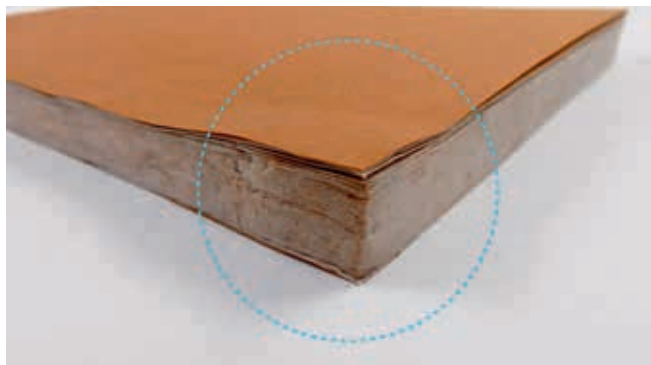


圖15 《三水縣志》有曾黏貼護角殘留的痕跡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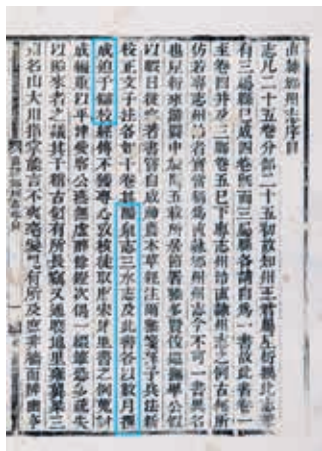


圖16 《直隸邠州志》序文說明方志成書時間緊迫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其損傷與《醴泉縣志》相似，冊一封面散佚，冊四封底及內葉皆嚴重蟲蛀，書葉散開。至於冊二、冊三損傷則較輕微，但仍有

《直隸邠州志》

《直隸邠州志》同樣也是四冊成一部，

其損傷與《醴泉縣志》相似，冊一封面散佚，冊四封底及內葉皆嚴重蟲蛀，書葉散開。至於冊二、冊三損傷則較輕微，但仍有

《醴泉縣志》

《醴泉縣志》總四冊，皆殘，其中直

接接觸空氣的冊一及冊四損傷最為嚴重；

冊一書腦遭水損，封面紙張破損，書身紙

張纖維結構弱化，並有水漬痕及黑黴孢子

殘留。冊四封底佚失，書身末葉上端有摺

痕、破損，兼大量蟲蛀孔洞。冊二、冊三

因夾存於中央，故損傷較輕微，大致在書

口邊緣有局部蟲蛀，此外四冊裝訂縫線全

數斷裂。（圖十七）

劣化損傷情況如下：

三部方志劣化現況

本次修護的三部方志送至修護時，其

十六），而清代地方官以修撰方志為升官途徑（註一），在衝刺業績的前提下，往往壓縮修撰時間，跟著刻版、印刷同樣因時間緊縮而草草行事，這正是本文主述三部方志品質粗疏的主因。

能比較接近邠州，或是三水地區當時，當地的原始裝幀形式呢？由於書冊封面脆化，是以相關疑問仍待進一步探究。

綜上所述，三部方志刷印、裝幀粗率，

用料不精是不爭的事實，其因除地方刊刻經

費可能不足之外，匆促成書應該也是主因

之一，《直隸邠州志》序文裡提到孫星衍

在數月之間就完成兩志（含《三水縣志》），

在時間的壓力之下，直指「迫于餽校」（圖



圖11 圖左《三水縣志》為雙紙捻；圖右《直隸邠州志》為單紙捻。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13 《直隸邠州志》第四冊左葉為道光後添加之補葉，可見版心版式與字型皆與右葉原葉面不同。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12 《直隸邠州志》內葉破損處先有摺痕，而後重裝裁切時被切齊。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三水縣志》

《三水縣志》計有兩冊，損害大同小異，兩冊封面、封底紙質焦脆，故而間接影響書本前後副葉的黃化，其餘內葉劣化

局部蟲蛀。由於此帙內葉紙張極薄，故受潮後嚴重皺曲變形。此外，如前述，此帙曾插葉重裝，故書身四周亦存留此許裁切舊痕，但從葉面的不平整，以及邊緣殘留紙絲可知，工法甚粗鄙。（圖十八）



三部方志修復試議

修護的評估與方針擬定

一、內葉破損的修補

一般而言，古籍內葉紙張破損可能是紙張原樣，也可能是外力造成，例如葉紙纖維的小圓洞，有可能是造紙張過程中，

較輕微，但四角與書口有摺痕，部分書葉書口對折處纖維斷裂。（圖十九）



水滴滴上抄紙簾，排開紙纖維所導致，也可能蟲蛀，而內葉紙張的撕裂，則大皆外力所致，包括刷印者草率行事，或後人閱讀不慎撕裂。

為適度保留歷史信息，一般僅針對外力造成的損傷進行修復，而修復的原則同樣以保留原樣為要，例如蟲蛀圓洞，輕微者採局部補洞及頂條，若遇上結構破損嚴重者才施以小托加固。



圖19 《三水縣志》劣化概況：上圖為封面紙張脆化。中圖為接觸封面的副葉黃化。下圖為書角摺痕。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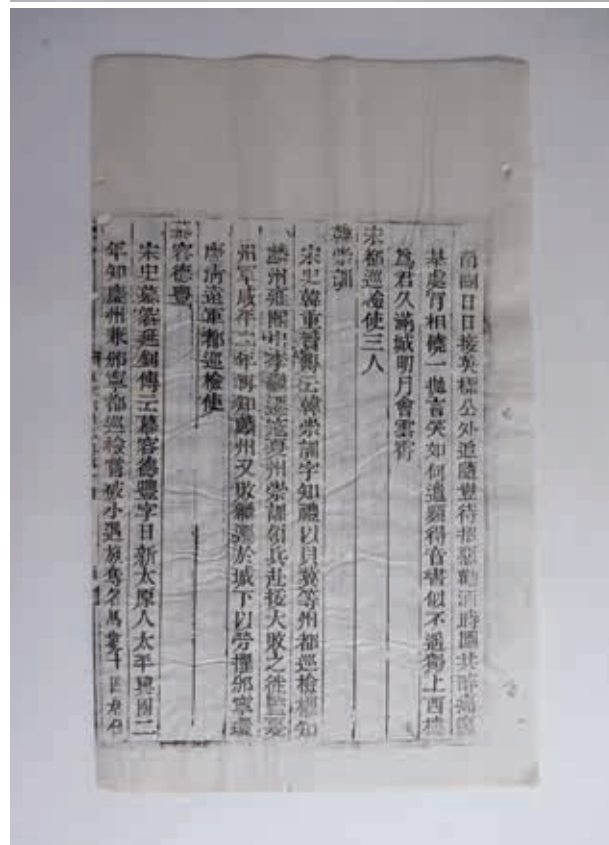


圖18 《直隸鄒州志》劣化概況：上圖為書邊裁切不齊現象。中圖為蟲蛀狀況。下圖為內葉受潮皺曲。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17 《醴泉縣誌》劣化概況：上圖為方志書腦位置水損，導致封面與書腦缺失，產生水漬。中圖為內葉紙張纖維結構弱化。下圖為蟲蛀狀況與摺痕。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二、裝幀回復的程度

古籍修復，究竟該「修舊如新」，亦或「修舊如舊」？一直未有定論，就《直隸邠州志》來說，今日所見除受潮致扭曲變形外，其早已因道光間的插葉重修而不復初刊原貌，因此，此番修復，在基本的紙張攤平工序完成後，是否必須一併改正道光間重裝時因草率裁切，以致於外廓失去平整的問題？筆者觀察該帙書腦窄狹，加上毛裝已足以提供固定，以及足以應付展覽、讀者提件、保存等基本需求，是以採保守之修復策略，以不更動原裝幀方式為原則。

三、前人的修補

古籍修補往往隨著歲月遞嬗而存在，當補修者面對前人的修補痕跡時，應如何處理？舉例來說，過去常用不規則紙張，黏貼補丁破洞或撕裂處，時至今日，這樣的技法顯然不合時宜。移除？還是保留？筆者以為，在確定前人使用的修補質材，不致於對書冊產生持續性傷害的同時，適度調整，例如將多過破口處的重疊補紙剔除，僅留下沿破洞邊緣約〇・二公分的搭接範圍，應是可行的作法，如此能達到保留歷史訊息的目的，自然也能避免大面積

過度重疊的補紙造成日後更多的劣化問題。

三部志書的修復流程

一、除塵、除異物

移除昆蟲排遺、蟲繭，以及黴菌孢子等，是修復書冊前不可忽略的清潔重點，倘不預先移除，除干擾閱讀外，活黴侵蝕導致的漬痕，以及纖維弱化，極不利書冊之未來保存。此外，進行移除黴孢步驟時，尤須避免在空氣中擴散，故使用具備可控吸力與速度的高效能濾網吸塵器，再搭配軟毛刷進行乾式清潔是絕對必要的。

二、結構補強

徹底清潔書冊後，再來便是結構補強，其可分為局部處理與全面式加固。操作時筆者大皆以局部處理方式修復此三部志書，例如：用長纖維楮皮紙施以頂條固定撕裂處，或是挑選適當補紙補全蟲蛀孔洞。除非紙張纖維受損嚴重，已完全無法提供足夠支撐力，方採小麥澱粉糊製作的漿糊，搭配薄楮皮紙進行全面性的小托加固。該目的為的皆是避免書冊完全小托，厚度改變太多的缺點。

三、攤平

《醴泉縣志》的內葉摺痕，以及《直

隸邠州志》的內葉變形皺曲，除翻閱不便之外，視覺上的美觀效果亦極不當，是以當補洞等完成後，接著便進行潤濕攤平，方可進行裝幀的下一道修復工序。

四、重新裝幀

由於《三水縣志》的封面已經脆化，另兩部方志也各有書冊的封面或封底佚失，故筆者儘量挑選如舊封面紙質、顏色的紙張補入，而裝訂縫線亦採舊針眼位置進行紙捻毛裝或穿線，以不改變原始裝幀形式為原則。而面對《直隸邠州志》不平整的邊緣部分，則採取拆裝前相對平整的「書口」與「書首」，兩側靠齊，至於原書根未能全冊葉齊整部份，因不影響裝幀結構，是予以保留，不多做內葉紙邊裁切。（圖二十、二十一）

結語

在本院有限的人力下，古籍修復不免因展覽、數位化用書的需求，而將宋、元善本等優先排入修護期程，如此一來，殘損程度遠高於其他古籍的「方志」類書籍，修復比例自然偏低，就知識累積或書冊類文物利用角度言，相當可惜。



圖20 方志修護流程：1. 除塵除黴孢、2. 摺痕攤平、3. 蟲蛀孔補洞（左側為補洞前、右側為補洞後）、4. 纖維弱化紙張以小托加固、5. 脆化的方志封面更換新封面後修整邊緣、6. 線裝形式方志重新縫線。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翠綠邊地

清季西南邊界條約輿圖特展

The Green Borderlands

Treaties and Maps that Defined the Qing's Southwest Boundaries

2016

12/10

2017

06/18

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
陳列室 Gallery 104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21 修復後的十冊方志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註釋

1. 為了收錄方志做為中央編撰《大清一統志》的根據，中央遂有鼓勵地方修志的政策，也間接成為地方官吏的政績及升遷途徑之一。林天蔚，《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臺北市：南天書局有限公司，一九九五，頁六十。

修護計畫的源起感謝泛太平洋集團董事長潘思源先生提供「院藏善本古籍修護改善及修復人才培育計畫」之贊助，計畫主持人本院圖書文獻處宋處長兆霖先生及處科長雪燕小姐的支持。並感謝登錄保存處高宜君小姐、賴清忠先生，及圖書文獻處盧雪燕小姐等人於修護過程及撰文提供相關指導與建議，謹申謝忱。

作者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碩士

我國方志書籍，在歷史長河之中不斷累積，「量」極豐，但「質」卻往往因為草率成書而備受詬病，清宮雖納入典藏，然較之於其他宮廷典籍，其維護顯然不足。此次，因民間力量的協助，而得以針對三部殘損方志進行修復，除鍛鍊個人之技術外，能將過往因嚴重殘損而無法利用的古籍，再次展現在世人眼前，其意義實不言而喻。